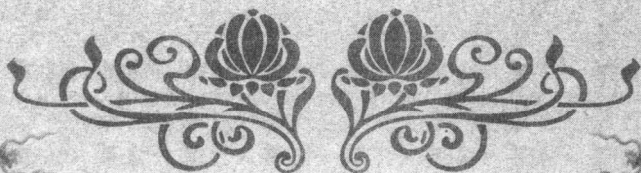


名家藏書



名家藏书

主编 郑福田 王槐茂 杨飞云

第四卷

《宦海》

《宦海升沉录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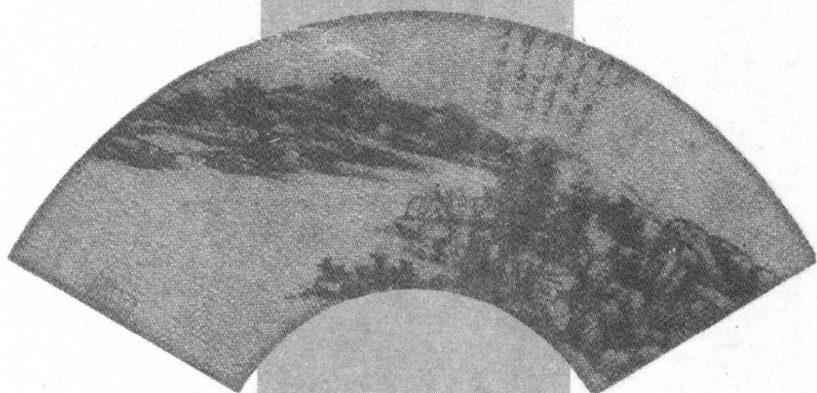
《醉菩提》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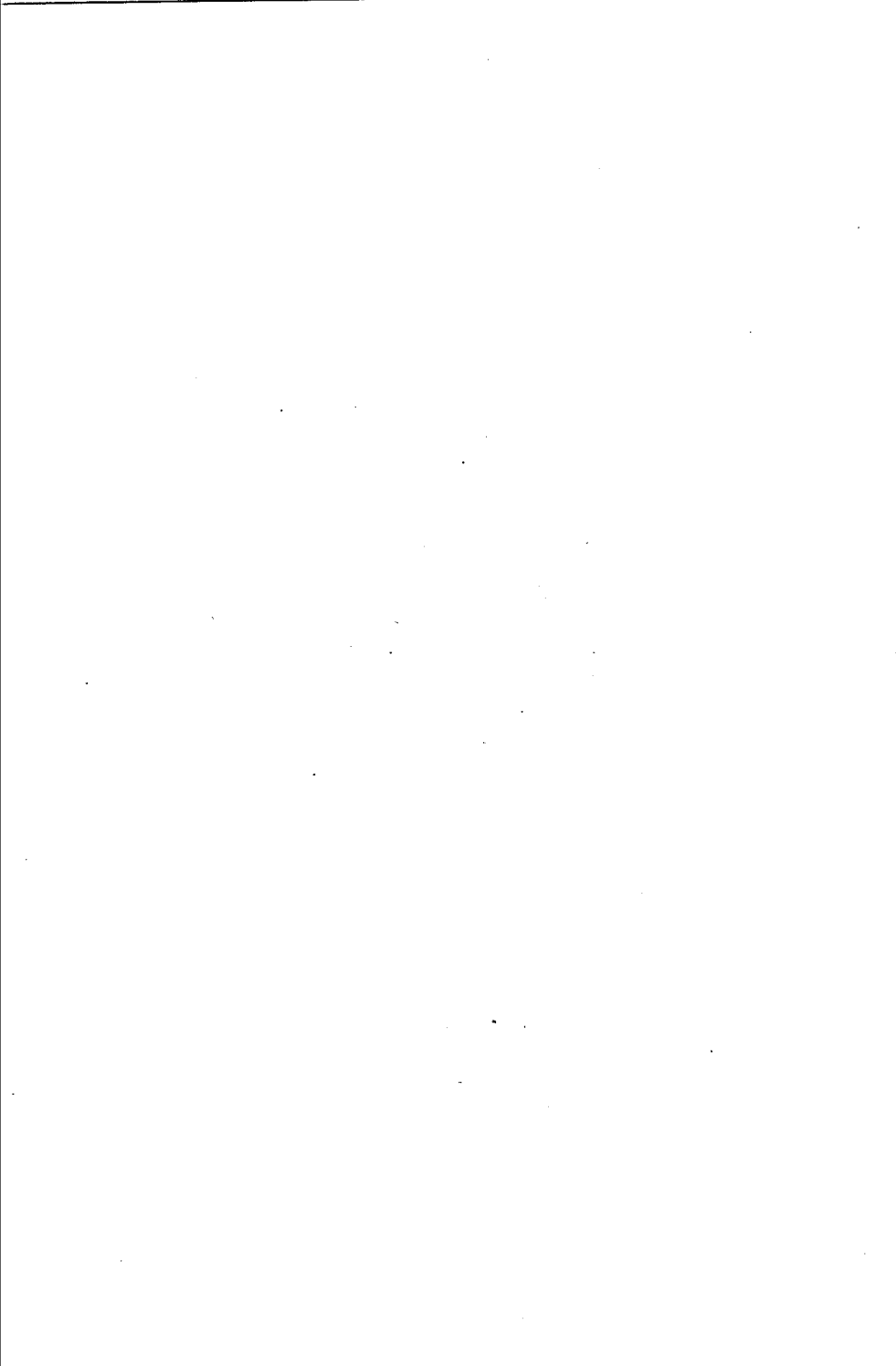


宦

海



清·张春帆 著



宦 海

——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在终极欲望面前士人
百变心态的奇书

宦则入海，海则如幻
水月镜花，偶成一现
春生秋实，荒林芳甸
水复山重，沉溺漫瀚

【清】张春帆著 王志民推介

【版本源流】

无别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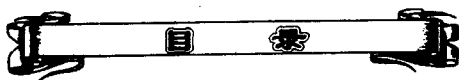
四卷二十回。

清张春帆著。

本书据清宣统元年（1909）上海环球社铅印本刊行。原本首
标：“官场小说。”

原书今藏上海图书馆。

钱杏邨旧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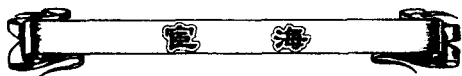


目 录

- 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宦海 (7)
奉恩纶廉访升官
- 第二回 金方伯匹马捉赌棍 (12)
卢孝廉半路代羈囚
- 第三回 受贿赂逆子窃关防 (17)
还收据中丞怜死友
- 第四回 理军需纳餒赎罪 (23)
续鸾胶请假完姻
- 第五回 寻长约压倒群英 (28)
起酸风泼翻醋罐
- 第六回 戒冶游密派调查员 (33)
行军令棍责候补道
- 第七回 起雄师制军剿乱 (38)
革巡长廉访施威
- 第八回 袁太守大闹按察衙 (43)
王观察统兵柳州府
- 第九回 惊兵变统领捐躯 (48)
战安南参戎胜敌
- 第十回 救属国巡抚出奇谋 (53)
中奸计英雄飞碧血
- 第十一回 木小端开筵醉花月 (58)
匡忠伯星夜入皇都
- 第十二回 宣制军督师平乱匪 (63)
任大令奋勇逐强徒

名家推介篇

- 第十三回 真凶莽误杀良民 (68)
假糊涂枪斫巨寇
- 第十四回 杀差官英豪罹法网 (74)
施巧计匹马出牢笼
- 第十五回 赋小星扁舟逃歌浦 (80)
访同乡千里走长途
- 第十六回 施世杰游营插耳箭 (86)
陈连泰独力办堤工
- 第十七回 过羊城太守访良友 (92)
坐飞轿主政吃虚惊
- 第十八回 撞肩舆晦气遇灾星 (97)
酿恶果宾东争口舌
- 第十九回 弃人寰太守赴修文 (103)
索苞苴贪官衔宿怨
- 第二十回 六万言敷陈宦海 (108)
二十回结束全书



第一回 说楔子敷陈宦海 奉恩纶廉访升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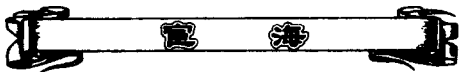
前路苍茫，年华萧瑟，谋生大拙，去日苦多。十年湖海之游，一枕邯郸之梦，依然明月，可怜庚亮之楼。大好新亭，谁洒周顛之泪？落寞阳春之曲，名士伤心；凄凉宝剑之篇，英雄雪涕。时事如此，吾生奈何？

咳！我们中国到了今日之下，衰弱是达于极点的了。欲求自强，必先立宪。这两句话儿差不多，但凡认得两个字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晓得的了。这些人云亦云的老话，在下做书的也不去提他。只不过据著在下的意思想起来，我们中国是数千年来专制惯的，不比那什么法兰西、美利坚都是民主的国度，自总统以至大小官员，虽有执法的权力，却不过是个法律的代表人罢了。那立法的权柄是一些也没有的。我们中国却又不然，全国的权势都聚在一个中央政府，百姓们没有一些权力。所有那立法权、行法权，议法权，统统都给政府裹一箍脑儿霸了起；弄得个上下不通，官民不洽，全国的人，只晓得蝇营狗苟，因循偷安，全没有一些儿自治的精神、合群的公德。你想，我们中国哪里还有富强的希望呢？再说起近日官场中人的情形来，更是夤缘钻刺，无所不为，卑鄙齷齪，无所不至。在下做书的一枝秃笔，也说不尽许多，只觉得东也听见人说，我们中国的教育不能普及，所以百姓们的人格不高；西也听见人说，国民的程度不合，所以中国不能立宪。这些话儿虽然不错，却还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的议论。百姓们的人格不高、程度不合，受害的还只在一人一家，于大局没有什么关系；要是做官的人程度不合，人格不高，那就小而一

邑一乡、大而一省一国，都要受他的祸害。至于百姓们是受治于人的，程度不合，还有做官的人去引导他劝化他；做官的人是治人的，程度不合，还有哪个去和他讲话呢？放着一班做官的人，不先去考察他们的程度，却只嫌着百姓们的程度不合，岂不是舍本逐末么？

总而言之，那一国之中，官吏的得人与否，关系着民生的强弱，国计的盛衰。州县得人，则一州一县受其福；督抚得人，则一省受其福。那做督抚却又与州县不同，到了那督抚大员的地位，他的权力可以转移一省的风化，改良社会的模型，不是那无声无臭，不飞不鸣，就可以算完事的。在下做书的这部小说，却是就着广东一省的官场，几十年来变易改革的事实，却都是实人实事，在下做书的不敢撒一个字儿的谎看官们有熟悉广东官场情形的，看了这部小说，就晓得在下做书的一字一语都有来历，不是那信口开河，无风起浪。大抵官场的举动，都看着督抚的脚跟。百姓的行为，却又都跟着官场的趋向，所以督抚大员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笑，都有十分的关系，不是可以轻举妄动得的。更兼宦海波涛，官场鬼域，出门荆棘，跬步崎岖。在下做书的特地把这些蛇神牛鬼的情形，夺利争名的现状，一桩桩一件件的搜集拢来，成了一部小说，也不过是个形容怪状、唤醒痴迷的意思。宦海茫茫，回头是岸。所以在下的这部小说，就叫做《宦海》。若要说到下有心想玩世，故意骂人，把在下看作使酒的灌夫，骂人的刘四，那就不是在下的本意了。闲话休提。

只说我们中国南洋一带，广东是个最紧要的口岸，最富庶的地方，百姓也甚是开通，市面也十分兴旺。只有两件不好的事儿，却是赌风最盛，盗匪最多。凡广东全省的人，除了那受过高等教育的上流社会人物之外，没有一个不是爱赌如命。更兼无论什么地方，城里城外，总有几十家赌馆。广东省城里头更是赌馆如林，不分昼夜。除了这些赌馆之外，还有什么闹姓票，白鸽



票，许多新奇古怪的名目，弄得那广东全省的人都像发了迷的一般，有了钱就跑到赌馆里头去赌，赌输了把身上的衣服剥下来再赌，赌到那无可如何的时候，就索性去做起强盗来。所以广东一省盗匪最多，每每的白昼抢劫不算什么事情。这个赌馆，就是那制造强盗的机器厂一般。这些强盗，都是赌馆里头制造出来的。那个时候，赌馆还没有报效饷项，照例是犯禁的。但赌馆多到这般田地，地方官也禁不尽许多。更兼那赌馆里头，又有规矩银子，按日按月的送进来，上自知县，下至轿夫厨子，没有一个空过的。地方官收了他的贿赂，乐得把眼睛半开半闭的，听凭他们去闹。也有几个不要钱的好官，要认真的禁开赌馆，无奈这班开赌馆的赌棍，神通广大，上上下下都是一气钩连的，哪里禁他得掉？你若要去捉赌时，衙门里大大小小的人，都和他们一党，早早的透了风声，这边捉赌的人，还没有走出大门，那边早已预备的停停当当，捉不着他一个影儿。甚至那一班著名的乡绅，都做赌馆的护符，地方官若要认真禁起赌来，他就千方百计的想了法儿，出他的花样。你想一个小小的知县，哪里禁得起本地的乡绅和他作对，自然都大家怕事起来。得了他的钱，还乐得省些烦恼，就是两广总督和广东巡抚也晓得广东的赌风最盛，禁是禁不住的，便也只好由他。

刚刚的这个时候，来了一位铁面无私的臬台大人，当真的要禁起赌来。看官你道这位臬台大人是谁？原来这位廉访姓金，单名一个翼字，却是个营伍出身。那个时候，发逆正是十分猖獗。这位金廉访在曾文正公手下当个营官，每到出阵的时候骑着一匹黑骡，带着一队亲兵，横冲直撞的身先士卒，冲入阵去，发逆见了他的旗号，便大家心惊胆战，不敢迎敌。后来由军功保升提督。金廉访本来是读书出身，不愿意做武官，就改了个道台，放了个陕西潼关道，做了一任，就升授了广东臬台。这位金廉访一到广东，就一心一意要想禁赌，先和督抚两个商量，制台和抚台

听了，心上都有些说他多事。但这个禁赌是照例的事情，不能不答应的，便对金廉访道：“这些事儿，只要札飭守令，认真查禁就是了，何必要你老哥费心？”金廉访道：“回大帅的话，司里在陕西的时候，就知道广东的赌馆最多。这件事儿，最害百姓，札飭守令查禁是不中用的。司里现在已经访闻有个最大的赌馆在北门城内，明天等司里带了亲兵，自己去拿了来，重重的办他一下子，以后就不敢效尤了。”制台和抚台听了，也不说好，也不说不好，只说：“老哥小心些儿，不要卤莽。”金廉访答应了出来。

原来金廉访晓得广东的赌棍十分狡猾，大张声势的去捉赌是捉不到的，金廉访不动声色，只和自己的一个刑名幕友商量定了主意，叫他出去私访。访了几天，访得明明白白，有个姓王的赌棍，叫做王慕维，他哥叫王慕德，是个京官，现在京城里头。王慕维靠着他们哥哥的势力，在北门开着一家极大的赌馆。还有无数开赌馆的赌棍，都投托在王慕维的门下，走动衙门，结连差役，地方官也无可如何，金廉访听了刑名师爷的话儿，又借着出去巡夜，认准了地方，摩拳擦掌的准备要自家去捉赌，不想金廉访忽然害起病来，一连在床上睡了七八天，方才渐渐的全愈。

正在这个当儿，忽然京城里头朝命下来，藩台调任湖北，金廉访升了本省藩台，便交卸了臬台印务，谢恩接印，搬进藩台衙门。忙了几天，金廉访又想起王慕维的事儿来，便和幕友商量。幕友便对他说道：“东家以前在臬台任上，地方赌博，是本分臬台应管的事儿，如今东翁已经高升，似乎不必再管这个闲事罢！”金方伯道：“我虽然升了藩台，地方上的事情也可以管得。不要管他三七二十一，且悄悄的趁他没有防备，去把他拿了来。办他一下，做个惩一儆百的榜样。就是臬台怪我分他的权，也愿不得许多了。”说着，便不听幕友的话，密传了广州府进来，叫他挑选三十名亲兵，二十名差役，立刻就要。广州府听了，心上十分疑惑。暗想这位大人，不知有什么事情，又不敢问他，立时立刻

的挑了来。金方伯又传了自己的八十名小队，二十名差役。原来这些小队都是金方伯带兵时的随身亲兵，所以金方伯到处都带着走的。金方伯当下传齐了兵役，叫人牵过自己的黑骡来，叫广州府跟着同走。正要走时，只见一个差役的头目上来禀道：“请大人的示，往哪里去，要拿什么人，小的们好预备。”金方伯听了，微微冷笑，明明晓得这些差役都是赌棍的党羽，使瞪了他一个白眼道：“谁要你多讲，你只跟着我的骡子走就是了。”那差役碰了一个钉子，吓得把舌头伸了一伸不敢开口。只见金方伯撩起衣裳，耸身一跃，早跳上骡去。广州府没奈何，只得也勉强骑着马跟在后面。金方伯骑着骡子，一个人在前领路。那班兵役都怀着鬼胎，面面相看，不晓得金方伯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儿。

只见金方伯的骡子一直往北门走去，看看走到王慕维门口，金方伯霍地跳下骡来，喝一声：“都跟着本司进去！”说着拔步往门内便走。那班兵役见了，不由的大吃一惊，一个个暗暗叫苦，却又不敢不跟着金方伯进去，只得暗暗的分几个人，从侧门里头飞一般的赶进去送信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个时候，金方伯已经带着一班兵役直抢进来，早望见面里灯烛辉煌，黑压压的拥了无数的人，都围着一张桌子，正赌得十分热闹。金方伯已经抢进二门，见了这个样儿，心中大怒，便大喝道：“给我拿人，不准放走一个！”那班兵役听了，不敢不遵，只得答应，齐齐的抢上来。

不想王慕维和着一班赌棍正赌得昏天黑地，猛然听得耳边喧嚷，连忙抬起头来看时，只见无数的人，灯笼火把，刀枪剑戟的乱抢过来，只道是强盗来了，大吃一惊，立起身来。口中只叫“快给我放枪！”

不知金方伯性命如何，且听后书交代。

第二回 金方伯匹马捉赌棍 卢孝廉半路代鞫囚

且说王慕维见了金方伯带着许多兵役，手内都拿着明晃晃的刀枪，只道是强盗进来抢劫。那赌馆里头，为着广东的强盗最多，本来养着一班打手，那两旁架上，整整齐齐的排着几十杆洋枪。那一班打手，忽然见无数的人打进门来，也只得道强人抢劫，乱纷纷的预备着向前迎敌，听得王慕维一声号令，大家齐喊一声。金方伯正领着兵役直奔进去，早听得轰的一声，一颗枪子嗤的直飞过来，在金方伯耳边擦了过去。金方伯大怒，未及开言，早又听得一片的枪声响亮，几十颗枪子就如撒豆的一般，历历落落的在空中乱滚，早打倒了金方伯背后的一个亲兵。这一来，把那一班差役吓得魂不附体。他们和赌馆的人虽然串通一气，惟恐怕他们冒冒失失的放枪拒敌，一下子把这位藩台大人打死了，那时不但闹了大大的乱子，就是那跟去的一班人役，失于保护，哪里担得起这样的责任？一时没奈何，想不出什么法儿，只得高声大叫道：“藩台大人亲自来捉赌了，你们多大的胆子，敢于放枪拒捕，难道不要脑袋的么？”王慕维正在指挥手下的人用心迎敌，猛然听了这几句话儿，晓得事情闹得大了，却也吃了一惊，连忙喝住了众人，正待回身逃走，金方伯已经抢到面前，顺手一把扭住了王慕维的胸前衣服，轻轻一洒，王慕维是个酒色掏空的躯壳，哪里禁得起金方伯的神力，立脚不定，嗤的仰面一跤（交），直跌出去有三五步远近，跌得他啊呀一声，浑身酸痛，爬不起来。金方伯喝声：“给我捆了！”那一班赌客和打手，见势头不好，一个个拼命奔逃，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。那一班兵役，本



来是一路上的人物，也便假装声势的拿了几个，又假意上前追捉，混了一回，只捉了七八个赌客，其余的都不知逃到哪里去了。金方伯搜了一回，见搜不着什么，便拿了桌子上的赌具，指挥兵役，大家回去。

正在这个当儿，恰不知那位广州府高大人到哪里去了，便问随身的差官道：“广州府高大人呢，怎么不见了？”那差官听了，回过头来四面一看，果然不见了高大人，便回道：“高大人不知哪里去了。”金方伯怒道：“胡说，刚刚进门的时候，高大人还在一起的，这一会儿的工夫，会跑到哪里去？”说着，便走出来自己找了一回，也没有个影儿。忽然听见院子里头一株大桂花树的底下，有一个在那里哼哼的叫个不住。金方伯眼快，就着那火把的光线，一眼就看见高太尊蹲在桂花树下，缩作一堆，在那里索索的乱抖，连忙叫人去把他扶了出来。

看官，你道高大人怎么会躲到那个地方去？原来那王慕维放枪拒捕的时候，无数的枪子直飞过来，金方伯是身经百战的中兴名将，看着这个样儿，哪里放在心上。这位高大人，却是个白面书生，从没有经过这般危险，只把他吓得个魄散魂飞，心惊胆战，觉得耳朵里头轰的一声，一个头好像涨得和巴斗一般，哪里还愿得拿人，只拼命的走到桂花树底下，不因不由的倒在地上伏作一团，被众人扶了出来，见了金方伯，涨得满面通红，好生惭愧，低着头不敢开口，两个脚还觉得有些嗦抖抖的走不上来。金方伯见了十分发笑，却也不便说他，便喝令众人小心带着那拿住的几个人，先自回去。那位高太尊满面羞惭，只得也跟着金方伯一起回来。

金方伯回到衙门，便连夜坐堂，提上那为首的王慕维来，喝问道：“你可是王慕维么？”不料那为首的人上来打了一拱，也不跪下，清清朗朗的答道：“举人姓卢，官名叫做从谨，今天不知犯了什么罪名，大公祖无故锁拿？”金方伯听见不是王慕维，又

自称举人，不觉大惊失色，喝道：“你难道不是王慕维么？”那卢从谨道：“举人和王慕维是亲戚，今天刚去看他，不料就被大公祖锁了，举人自己也不知道什么事情，请大公祖明示？”金方伯见越说越不对路，心上也不由得发毛起来，暗想：“刚刚明明的亲眼见他指挥众人放枪拒捕，怎么不是王慕维，平空的又走出一个卢从谨来呢？想着，便仔仔细细的把那卢从谨的面目看了一回，觉得服式虽然不错，面貌好像和刚刚拿住的人比起来有些两样，金方伯心上觉得糊里糊涂的摸不着头脑起来，忽听得卢从谨在下说道：“举人究竟犯的什么罪名？大公祖要这般凌辱？举人不才，却忝列搢绅，有关朝廷的名器，大公祖凌辱举人，就是凌辱朝廷的名器，大公祖还请三思。”金方伯听那卢从谨的话儿来得锋芒，不觉大怒，把公案一拍道：“你既然是个举人，应该知道朝廷的法度，怎么知法犯法，擅开赌馆，诱陷良民？本司亲自访拿，还敢放枪拒捕，枪伤了本司带去的亲兵，难道这些事情都是举人分内应该的么？你犯了这样的罪名，还敢口口声声的自称举人，到了本司堂上还不下跪？本司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把聚赌拒捕的事情，好好的自家承认，本司还可以从宽办理，和你想个开脱的法儿。如若不然，哼哼！那时就不能怪着本司绝无情面了。”卢从谨听了，慢慢的讲道：“大公祖说举人擅开赌馆，可有什么开赌馆的凭据没有？”金方伯大怒，拍着公案道：“本司亲自当场捉获，现有赌具为证，这还不是凭据吗？更兼放枪拒捕，枪伤本司的亲兵，这样真实的事情，你还想抵赖吗？”卢从谨道：“这放枪拒捕却另有一个缘故，算不得举人的罪名。大公祖既来捉赌，为什么既不鸣锣，又不张灯喝道？黑夜之间，事起仓卒，骤然见了无数的人手中都有军器，闯进门来，只认做是匪人乘夜抢劫。哪晓得是大公祖的宪驾？譬如大公祖平日出衙，不排仪仗，没有衔牌，要是有人闯了大公祖的道，大公祖就不能问他冲犯卤簿的罪名。他们的放枪拒捕，事同一律，大公祖请细细的想



一想举人的说话可是不是？”金方伯听了这一席话儿，倒呆了一呆，一时竟驳不出来，只得喝道：“放枪拒捕就算你出于无心，难道你擅开赌馆，也是无心的么？”卢从谨道：“依着大公祖的话儿，就算是擅开赌馆，也是王慕维做的事儿，与举人无干。”金方伯怒道：“既然与你无干，为什么你要指挥众人放枪拒捕呢？这是本司亲见的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卢从谨被金方伯顶死了，无言可辩，只得自家承认道：“举人一时冒失，同人聚赌，这是有的，求大公祖从宽办理，举人情愿遵罚。”金方伯正要借着这件事儿，做个惩一儆百的榜样。便冷笑一声道：“遵罚，恐怕没有这般容易罢？”说着，便又带过那几个同赌的人来。问了一回，无非是什么赵大、王二、张三、李四，只招做不合大家聚赌，也问不出什么别的来。金方伯只得把这干人犯交广州府带回看守。自己想了一回，要想把这件事儿回明了督抚两宪，归案奏办，咨革卢从谨的举人，把这班人犯枷号北门，叫人看个榜样。

在金方伯起先的意思，原想拿着王慕维，重重的办他一下，现在不知怎样的，王慕维本人不知哪里去了，却拿着了这位卢孝廉。看官，你道这个里头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儿？在下书中不是明明说着金方伯拿的是王慕维，怎么无缘无故的半夜里杀出程咬金，会走出这个卢孝廉来？难道这个王慕维和西游记里头的孙悟空一般，到百忙里摇身一变，变了个卢孝廉出来不成？原来王慕维这个东西，实在的神通广大，金方伯手下的人役都和他是一鼻孔出气的，虽然一时间被金方伯亲自拿住，展变不来，等到金方伯回去的时候，那些人役在半路上，早已把王慕维私自放走了，换了一个卢孝廉，金方伯哪里知道？闲话休提。

只说金方伯先上制台衙门请见制台，请示这件案子办法，哪知制台的巡捕官回报来说：“大帅有些感冒，不能见客，有什么公事，大帅说请大人去见中丞，商量着办就是了。”金方伯听了，只得回身去请见抚台。那位广东巡抚李中丞见了金方伯的面